明史/卷210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列傳第九十七 楊最 馮恩 楊爵 周怡 劉魁 沈束 沈鍊 楊繼盛 楊允繩 ◄

明史
卷二百一十
列傳第九十八　桑喬 謝瑜 何維柏 徐學詩 厲汝進 王宗茂 周冕 趙錦 吳時來 張翀 董傳策 鄒應龍 林潤

► 列傳第九十九 馬永 梁震 王效 周尚文 馬芳 何卿 沈希儀 石邦憲

桑喬　註:胡汝霖　謝瑜　註:王曄　伊敏生　童漢臣　等　何維柏　徐學詩　註:葉經　陳紹　厲汝進　註:查秉彝　等　王宗茂　周冕　趙錦　吳時來　張翀　董傳策　鄒應龍　註:張楩　林潤

◯桑喬〈（胡汝霖）〉謝瑜〈（王曄伊敏生童漢臣等）〉何維柏徐學詩〈（葉經陳紹）〉厲汝進〈（查秉彝等）〉王宗茂周冕趙錦吳時來張翀董傳策鄒應龍〈（張楩）〉林潤

桑喬

桑喬，字子木，江都人。嘉靖十一年進士。十四年冬，由主事改御史，出按山西。所部頻寇蹦，喬奏請盡蠲徭賦，厚恤死者家。參將葉宗等將萬人至荊家莊，陷賊伏中，大潰，賊遂深入。天城、陽和兩月間五遭寇。巡撫樊繼祖、總兵官魯綱以下，皆為喬劾，副將李懋及宗等六人並逮治。

十六年夏，雷震謹身殿，下詔求言。喬偕同官陳三事，略言營造兩宮山陵，多侵冒；吉囊恣橫，邊備積弛。而末言：「陛下遇災而懼，下詔修省。修省不外人事，人事無過擇官。尚書嚴嵩及林庭　昂、張瓚、張雲皆上負國恩，下乖輿望，災變之來，由彼所致。」疏奏，四人皆乞罷。詔庭　昂、雲致仕，留嵩、瓚如故。嵩再疏辨，且詆言者。給事中

胡汝霖言：「大臣被論，引罪求退而已。嵩負穢行，召物議，逞辭奏辨，陰擠言官，無大臣體。」帝下詔戒飭如汝霖指。時嵩拜尚書甫半歲，方養交遊，揚聲譽，為進取地，舉朝猶未知其奸，喬獨首發之。

喬尋巡按畿輔，引疾。都御史王廷相以規避劾之，嵩因構其罪。逮下詔獄，廷杖，戍九江。居戍所二十六年而卒。隆慶初，贈恤如制。

胡汝霖

胡汝霖，綿州人。由庶吉士除戶科給事中。二十年四月，九廟災。偕同官聶靜、御史李乘雲劾文武大臣救火緩慢者二十六人，嵩與焉。帝怒所劾不盡，下詔獄訊治，俱鐫級調外。汝霖得太平府經歷。既謫官，則請解於嵩，反附以進。累遷至右僉都御史，巡撫甘肅。及嵩敗，以嵩黨奪官。

謝瑜

謝瑜，字如卿，上虞人。嘉靖十一年進士。由南京御史改北。十九年正月，禮部尚書嚴嵩屢被彈劾求去，帝慰留。瑜言：「嵩矯飾浮詞，欺罔君上，箝制言官。且援明堂大禮、南巡盛事為解，而謂諸臣中無為陛下任事者，欲以激聖怒。奸狀顯然。」帝留疏不下。嵩奏辨，且言：「瑜擊臣不已，欲與朝廷爭勝」。帝於是切責瑜，而慰諭嵩甚至。居二歲，竟用嵩為相。

甫逾月，瑜疏言：「武廟盤遊佚樂，邊防宜壞而未甚壞。今聖明在上，邊防宜固而反大壞者，大臣謀國不忠，而陛下任用失也。自張瓚為中樞，掌兵而天下無兵，擇將而天下無將。說者謂瓚形貌魁梧，足稱福將。夫誠邊塵不聳，海宇晏然，謂之福可也。今瓚無功而恩蔭屢加，有罪而褫奪不及，此其福乃一身之福，非軍國之福也。昔舜誅四兇，萬世稱聖。今瓚與郭勛、嚴嵩、胡守中，聖世之四兇。陛下旬月間已誅其二，天下翕然稱聖，何不並此二兇，放之流之，以全帝舜之功也？大學士翟鑾起廢棄中，授以巡邊之寄，乃優遊曼衍，靡費供億。以盛苞苴者為才，獻淫樂者為敬，遂使邊軍益瘠，邊備更弛。行邊若此，將焉用之！故不清政本，天下必不治也。不易本兵，武功必不競也。」

疏入，留不下。嵩復疏辯，帝更慰諭，瑜復被譙讓。然是時帝雖響嵩，猶未深罪言者，嵩亦以初得政，未敢顯擠陷，故瑜得居職如故。未幾，假他事貶其官。又三載，大計，

嵩密諷主者黜之。比疏上，令如貪酷例除名，瑜遂廢棄，終於家。

始瑜之為御史也，武定侯郭勛陳時政，極詆大小諸臣不足任，請復遣內侍出鎮守。詔從之。瑜抗章奏曰：「勛所論諸事，影響恍惚，而復設鎮守，則其本意所註也。勛交通內侍，代之營求，利他日重賄。其言：『官吏貪濁，由陛下無心腹耳目之人在四方』。又曰：『文武懷奸避事，許內臣劾奏，則奸貪自息』。果若勛言，則內臣用事莫如正德時，其為太平極治耶？陛下革鎮守內臣，誠聖明善政，而勛詆以偏私。在朝百官，孰非天子耳目？而勛詆以不足任。欲陛下盡疑天下士大夫，獨倚宦官為腹心耳目，臣不知勛視陛下為何如主？」會給事中朱隆禧亦以為言，勛奏始寢。瑜，隆慶初復官贈太僕少卿。

王曄

王曄，字韜孟，金壇人。嘉靖十四年進士。授吉安推官，召拜南京吏科給事中。二十年九月偕同官上言：「外寇陸梁，本兵張瓚及總督尚書樊繼祖、新遷侍郎費寀不堪重寄」。帝下其章於所司。居兩月，復劾瓚，因及禮部尚書嚴嵩、總督侍郎胡守中，與巨奸郭勛相結納。嵩所居第宅，則勛私人代營之。逾月，御史伊敏生、鄭藎、陳策亦雲嵩居宅乃勛私人孫澐所居，澐籍沒，嵩第應在籍中。帝怒，奪敏生等俸一級。嵩不問，而守中竟由曄疏獲罪。明年秋，嵩入內閣。吏科都給事中沈良才、御史喻時等交章劾嵩。逾月，山西巡按童漢臣章上。又逾月，曄與同官陳塏、御史陳紹等章亦上。大指皆論嵩奸貪，而曄疏並及嵩子世蕃，語尤剴切，帝皆不省。嵩憾甚，未有以中也。久之，為山東僉事，給由入都，道病後期，嵩遂奪其官。曄在臺，嘗劾罷方面官三十九人，直聲甚著。比歸，環堵蕭然，數年卒。

伊敏生

伊敏生，上元人。鄭藎、陳策，俱莆田人。敏生官至山東參政。策，臺州知府。藎，終御史。

沈良才

沈良才，泰州人。起家庶吉士，歷官至兵部侍郎。三十六年大計自陳，已調南京矣，嵩附批南京科道拾遺疏中，落其職。喻時，光山人。官至南京兵部侍郎。

童漢臣

童漢臣，錢塘人。由魏縣知縣入為御史。寇大入宣府、大同，總督樊繼祖等掩敗，三以捷聞。漢臣等劾之，得罪。其按山西，督諸將擊卻俺答之薄太原者，會方劾嵩，觸其怒。明年，漢臣與巡撫李玨覈上繼祖等失事狀。章下吏部。漢臣前劾嵩並劾吏部尚書許贊，贊亦憾漢臣。因言漢臣劾遲延，宜並論。嵩遂擬旨鐫玨一階留任，謫漢臣湖廣布政司都事。舉朝皆知為嵩所中，莫能救也。久之，為泉州知府。倭賊薄城，有保障功。終江西副使。

陳塏

陳塏，余姚人。後為嵩斥罷。

何維柏

何維柏，字喬仲，南海人。嘉靖十四年進士。選庶吉士，授御史。雷震謹身殿，維柏言四海困竭，所在流移，而所司議加賦，民不為盜不止。因請罷沙河行宮、金山功德寺工作，及安南問罪之師。帝頗嘉納。尋引疾歸。久之，起巡按福建。二十四年五月疏劾大學士嚴嵩奸貪罪，比之李林甫、盧杞。且言嵩進顧可學、盛端明修合方藥，邪媚要寵。帝震怒，遣官逮治。士民遮道號哭，維柏意氣自如。下詔獄，廷杖，除名。家居二十餘年。隆慶改元，召復官，擢大理少卿。遷左僉都御史。疏請日禦便殿，召執政大臣謀政事，並擇大臣有才德者與講讀儒臣更番入直。宮中燕居，慎選謹厚內侍調護聖躬，俾遊處有常，幸禦有節。非隆冬盛寒，毋輟朝講。報聞。進左副都御史。母憂歸。萬歷初，還朝。歷吏部左、右侍郎，極論鬻官之害。御史劉臺劾大學士張居正，居正乞罷，維柏倡九卿留之。及居正遭父喪，詔吏部諭留。尚書張瀚叩維柏，維柏曰：「天經地義，何可廢也？」瀚從之而止。居正怒，取旨罷瀚，停維柏俸三月。旋出為南京禮部尚書。考察自陳，居正從中罷之。卒謚端恪。

徐學詩

徐學詩，字以言，上虞人。嘉靖二十三年進士。授刑部主事，歷郎中。二十九年，俺答薄京師。既退，詔廷臣陳制敵之策。諸臣多掇細事以應。學詩憤然曰：「大奸柄國，亂之本也。亂本不除，能攘外患哉？」即上疏言：

大學士嵩輔政十載，奸貪異甚。內結權貴，外比群小。文武遷除，率邀厚賄，致此輩掊克軍民，釀成寇患。國事至此，猶敢謬引佳兵不祥之說，以謾清問。近因都城有警，密輸財賄南還。大車數十乘，樓船十餘艘，水陸載道，駭人耳目。又納奪職總兵官李鳳鳴二千金，使鎮薊州，受老廢總兵官郭琮三千金，使督漕運。諸如此比，難可悉數。舉朝莫不嘆憤，而無有一人敢牴牾者，誠以內外盤結，上下比周，積久勢成。而其子世蕃又兇狡成性，擅執父權。凡諸司奏請，必先白其父子，然後敢聞於陛下。陛下亦安得而盡悉之乎？

蓋嵩權力足以假手下石，機械足以先發制人，勢利足以廣交自固，文詞便給足以掩罪飾非。而精悍警敏，揣摩巧中，足以趨利避害；彌縫缺失，私交密惠，令色脂言，又足以結人歡心，箝人口舌。故前後論嵩者，嵩雖不能顯禍之於正言之時，莫不假事托人陰中之於遷除考察之際。如前給事中王曄、陳塏，御史謝瑜、童漢臣輩，於時亦蒙寬宥，而今皆安在哉？陛下誠罷嵩父子，別簡忠良代之，外患自無不寧矣。

帝覽奏，頗感動。方士陶仲文密言嵩孤立盡忠，學詩特為所私修隙耳。帝於是發怒，下之詔獄。嵩不自安，求去，帝優詔慰諭。嵩疏謝，佯為世蕃乞回籍，帝亦不許。學詩竟削籍。先劾嵩者葉經、謝瑜、陳紹與學詩皆同里，時稱「上虞四諫」。隆慶初，起學詩南京通政參議。未之官，卒。贈大理少卿。

初，學詩族兄應豐以善書擢中書舍人，供事無逸殿，悉嵩所為。嵩疑學詩疏出應豐指，會考察，屬吏部斥之。應豐詣迎和門辭，特旨留用，嵩恚益甚。居數年以誤寫科書譖於帝，竟杖殺之。

葉經　陳紹

葉經，字叔明。嘉靖十一年進士。除常州推官，擢御史。嵩為禮部，交城王府輔國將軍表柙謀襲郡王爵，秦府永壽王庶子惟熄與嫡孫懷墡爭襲，皆重賄嵩，嵩許之。二十年八月，經指其事劾嵩。嵩懼甚，力彌縫，且疏辯。帝乃付襲爵事於廷議，而置嵩不問。嵩由是憾經。又二年，經按山東監鄉試。試錄上，嵩指發策語為誹謗，激帝怒。廷杖經八十，斥為民。創重，卒。提調布政使陳儒及參政張臬，副使談愷、潘恩，皆謫邊方典史，由嵩報復也。穆宗即位，贈經光祿少卿，任一子官。

陳紹終韶州知府。

厲汝進

厲汝進，字子修，灤州人。嘉靖十一年進士。授池州推官，征拜吏科給事中。湖廣巡撫陸傑以顯陵工成，召為工部等郎。汝進言傑素犯清議，不宜佐司空，並劾尚書甘為霖、樊繼祖不職。不納。三遷至戶科都給事中。戶部尚書王杲下獄，汝進與同官海寧查秉彝、馬平徐養正、巴縣劉起宗、章丘劉祿合疏言：「兩淮副使張祿遣使入都，廣通結納。如太常少卿嚴世蕃、府丞胡奎等，皆承賂受囑有證。世蕃竊弄父權，嗜賄張焰。」詞連倉場尚書王暐。嵩上疏自理，且求援於中官以激帝怒。帝責其代杲解釋，命廷杖汝進八十，余六十，並謫雲南、廣西典史。明年，嵩復假考察，奪汝進職。隆慶初，起故官。未至京，卒。

查秉彝　徐養正

秉彝由黃州推官歷戶科左給事中。數建白時事。終順天府尹。養正以庶吉士歷戶科右給事中。隆慶中，官至南京工部尚書。

劉起宗　劉祿

起宗初除衢州推官。召為戶科給事中。延綏幾饑，請帑金振救。終遼東苑馬寺卿。祿以行人司擢戶科給事。謫後，自免歸。

王宗茂

王宗茂，字時育，京山人。父橋，廣東布政使。從父格，太僕卿。宗茂登嘉靖二十六年進士，授行人。三十一年擢南京御史。時先後劾嚴嵩者皆得禍，沈煉至謫佃保安。中外懾其威，益箝口。宗茂積不平，甫拜官三月，上疏曰：

嵩本邪諂之徒，寡廉鮮恥。久持國柄，作福作威。薄海內外，罔不怨恨。如吏、兵二部每選，請屬二十人，人索賄數百金，任自擇善地。致文武將吏盡出其門。此嵩負國之罪一也。

任私人萬寀為考功郎。凡外官遷擢，不察其行能，不計其資歷，唯賄是問。致端方之士不得為國家用。此嵩負國之罪二也。

往歲遭人論劾，潛輸家資南返，輦載珍寶，不可數計。金銀人物，多高二三尺者。下至溺器，亦金銀為之。不知陛下宮中亦有此器否耶？此嵩負國之罪三也。

廣布良田，遍於江西數郡。又於府第之後積石為大坎，實以金銀珍玩，為子孫百世計。而國計民瘼，一不措懷。此嵩負國之罪四也。

畜家奴五百餘人，往來京邸。所至騷擾驛傳，虐害居民，長吏皆怨怒而不敢言。此嵩負國之罪五也。

陛下所食大官之饌不數品，而嵩則窮極珍錯。殊方異產，莫不畢致。是九州萬國之待嵩有甚於陛下。此嵩負國之罪六也。

往歲寇迫京畿，正上下憂懼之日，而嵩貪肆益甚。致民俗歌謠，遍於京師，達於沙漠。海內百姓，莫不祝天以冀其早亡，嵩尚恬不知止。此嵩負國之罪七也。

募朝士為幹兒義子至三十餘輩。若尹耕、梁紹儒，早已敗露。此輩實衣冠之盜，而皆為之爪牙，助其虐焰，致朝廷恩威不出於陛下。此嵩負國之罪八也。

夫天下之所恃以為安者，財也，兵也。不才之文吏，以賂而出其門，則必剝民之財，去百而求千，去千而求萬，民奈何不困？不才之武將以賂而出其門，則必克軍之餉，或缺伍而不補，或逾期而不發，兵奈何不疲？邇者，四方地震，其占為臣下專權。試問今日之專權者，寧有出於嵩右乎？陛下之帑藏不足支諸邊一年之費，而嵩所蓄積可贍儲數年。與其開賣官鬻爵之令以助邊，盍去此蠹國害民之賊，籍其家以紓患也？臣見數年以來，凡論嵩者不死於廷杖，則役於邊塞。臣亦有身家，寧不致惜，而敢犯九重之怒，攖權相之鋒哉？誠念世受國恩，不忍見祖宗天下壞於賊嵩之手也。

疏至，通政司趙文華密以示嵩，留數日始上，由是嵩得預為地。遂以誣詆大臣，謫平陽縣丞。

方宗茂上疏，自謂必死。及得貶，恬然出都。到官半歲，以母憂歸。嵩無以釋憾，奪其

父橋官。橋竟憤悒卒。嵩罷相之日，宗茂亦卒。隆慶初，贈光祿少卿。

周冕

周冕，資縣人。嘉靖二十年進士。授太常博士，擢貴州道試御史。重建太廟成，奉安神主，帝將遣官代祭。御史鄢懋卿言其不可。帝怒，降手詔數百言諭廷臣，且言更有協君取譽者，必罪不宥。舉朝悚息，無敢復言，冕獨抗章爭之。帝震怒，立下冕詔獄搒掠。終以其言直，釋還職。是時太子生十一年矣，猶未出閣講學。冕極言教諭不可緩，請早降綸言，慎選侍從。帝又大怒，謫雲南通海縣典史。冕雖遠竄，意慷慨無所屈。

數遷至武選郎中。楊繼盛劾嚴嵩及嚴效忠冒功事，語侵歐陽必進。必進奏辯，章下兵部。冕上言：

臣奉詔檢得二十七年通政司狀，效忠年十六，因武會試未第，咨兩廣軍門聽用。已而必進及總兵官陳圭奏黎賊平，遣效忠報捷，授錦衣試所鎮撫。未逾月，嚴鵠言兄效忠曾斬首七級，並功加賞，應得署副千戶。今效忠身抱痼疾，鵠請代職。臣心疑其偽，方將核實以聞。嵩子世蕃乃自創一槁付臣，屬臣依違題覆。臣觀其槁，率誕謾舛戾，請得一一折之。

如效忠曾中武舉，何初無本籍起送文牒，今又稱民人，而不言武舉？如效忠果鵠之兄，世蕃之子，則世蕃數子俱幼，未有名效忠者。如效忠果斬首七級，則當時狀稱年止十六，豈能赴戰？何軍門諸將俱未聞斬獲功，獨宰相一孫乃驍勇冠三軍？如曰效忠對敵，脛臂受創，計臨陣及差委，相去未一月，何以萬里軍情即能馳報？如曰效忠到京以創甚疾故，何以鵠代職之日，止告不能受職？如曰效忠鎮撫當代，則奏捷功止及身，例無傳襲。如曰效忠功當並論，例先奏請，何止用通狀，而逼令司官奉行？

臣悉心廉訪，初未有名效忠者赴軍門聽用，鵠亦非效忠親弟。其姓名乃詭設，首級亦要買，而非有纖毫實跡也。必進既嵩鄉曲，圭又世蕃姻親，依阿朋比，共為欺罔。臣如不言，陛下何從知其奸？且自累朝以來，未聞有宰相之子孫送軍門報效者。今嵩不唯咨送軍門，而且詭托名姓，破壞祖宗之制，彼蔣應奎、唐國相輩何怪其效尤耶？臣職守攸關，義不敢隱，乞特賜究正，使天下曉然知朝廷有不可幸之功、不可犯之法。臣雖得罪，死無所恨。

疏奏，直聲震朝廷。嵩父子大懼，力事彌縫。帝責冕報復，下詔獄拷訊，斥為民。冕既得罪，而尚書覆奏如世蕃指矣。隆慶初，錄先朝直臣，起冕太僕少卿。遭母憂，未任，卒。

趙錦

趙錦，字元樸，余姚人。嘉靖二十三年進士。授江陰知縣，征授南京御史。江洋有警，議設總兵官於鎮江。錦言：「小寇剽掠，不足煩重兵。」帝乃罷之。已，疏言：「淮兗數百里，民多流傭，乞寬租徭，簡廷臣督有司拊循。」報可。軍興，民輸粟馬，得官錦衣，錦極陳不可。尋清軍雲南。

三十二年元旦，日食。錦以為權奸亂政之應，馳疏劾嚴嵩罪。其略曰：

臣伏見日食元旦，變異非常。又山東、徐、淮仍歲大水，四方頻地震，災不虛生。昔太祖高皇帝罷丞相，散其權於諸司，為後世慮至深遠矣。今之內閣，無宰相之名，而有其實，非高皇帝本意。頃夏言以貪暴之資，恣睢其間。今大學士嵩又以佞奸之雄，繼之怙寵張威，竊權縱欲，事無鉅細，罔不自專。人有違忤，必中以禍，百司望風惕息。天下事未聞朝廷，先以聞政府。白事之官，班候於其門；請求之賂，幅輳於其室。銓司黜陟，本兵用舍，莫不承意指。邊臣失事，率朘削軍資納賕嵩所，無功可以受賞，有罪可以逭誅。至宗藩勛戚之襲封，文武大臣之贈謚，其遲速予奪，一視賂之厚薄。以至希寵幹進之徒，妄自貶損。稱號不倫，廉恥掃地，有臣所不忍言者。

陛下天縱聖神，乾綱獨運，自以予奪由宸斷，題覆在諸司，閣臣擬旨取裁而已。諸司奏稿，並承命於嵩，陛下安得知之？今言誅，而嵩得播惡者，言剛暴而疏淺，惡易見，嵩柔佞而機深，惡難知也。嵩窺伺逢迎之巧，似乎忠勤，諂諛側媚之態，似乎恭順。引植私人，布列要地，伺諸臣之動靜，而先發以制之，故敗露者少。厚賂左右親信之人，凡陛下動靜意向，無不先得，故稱旨者多。或伺聖意所註，因而行之以成其私；或乘事機所會，從而鼓之以肆其毒。使陛下思之，則其端本發於朝廷；使天下指之，則其事不由於政府。幸而洞察於聖心，則諸司代嵩受其罰；不幸而遂傳於後世，則陛下代嵩受其愆。陛下豈誠以嵩為賢邪？自嵩輔政以來，惟恩怨是酬，惟貨賄是斂。群臣憚陰中之禍，而忠言不敢直陳；四方習貪墨之風，而閭閻日以愁困。

頃自庚戌之後，外寇陸梁。陛下嘗募天下之武勇以足兵，竭天下之財力以給餉，搜天下

之遺逸以任將，行不次之賞，施莫測之威，以風示內外矣。而封疆之臣卒未有為陛下寬宵旰憂者。蓋緣權臣行私，將吏風靡，以掊克為務，以營競為能。致朝廷之上，用者不賢，賢者不用；賞不當功，罰不當罪。陛下欲致太平，則群臣不足承德於左右；欲遏戎寇，則將士不足禦侮於邊疆。財用已竭，而外患未見底寧；民困已極，而內變又虞將作。陛下躬秉至聖，憂勤萬幾，三十二年於茲矣，而天下之勢其危如此，非嵩之奸邪，何以致之？

臣願陛下觀上天垂象，察祖宗立法之微，念權柄之不可使移，思紀綱之不可使亂，立斥罷嵩，以應天變，則朝廷清明，法紀振飭。寇戎雖橫，臣知其不足平矣。

當是時，楊繼盛以劾嵩得重譴，帝方蓄怒以待言者。周冕爭冒功事亦下獄，而錦疏適至。帝震怒，手批其上，謂錦欺天謗君，遣使逮治，復慰諭嵩備至。於是錦萬里就征，屢墮檻車，瀕死者數矣。既至，下詔獄拷訊，搒四十，斥為民。父塤，時為廣西參議，亦投劾罷。

錦家居十五年，穆宗即位，起故官。擢太常少卿，未上，進光祿卿。江陰歲進子鱭萬斤，奏減其半。隆慶元年以右副都御史巡撫貴州，破擒叛苗龍得鮓等。宣慰安氏素桀驁，畏錦，為效命。入為大理卿，歷工部左、右侍郎。嘗署部事，有所爭執。

萬歷二年，遷南京右都御史，改刑部尚書。張居正遭喪，南京大臣議疏留。錦及工部尚書費三旸不可而止。移禮部，又移吏部，俱在南京。錦以居正操切，頗訾議之。語聞，居正令給事中費尚伊劾錦講學談禪，妄議朝政，錦遂乞休去。居正死，給事、御史交薦，起故官。十一年召拜左都御史。是時，方籍居正貲產。錦言：「世宗籍嚴嵩家，禍延江西諸府。居正私藏未必逮嚴氏，若加搜索，恐貽害三楚，十倍江西民。且居正誠擅權，非有異志。其翊戴沖聖，夙夜勤勞，中外寧謐，功亦有不容泯者。今其官蔭贈謚及諸子官職並從褫革，已足示懲，乞特哀矜，稍寬其罰。」不納。

二品六年滿，加太子少保，尋加兵部尚書，掌院事如故。錦摘陳御史封事可采者數條，請旨行之。四川巡按雒遵憾錦，假條奏指錦為奸臣。御史周希旦、給事中陳與郊不直遵，交章論列，遂調遵外任。帝幸山陵，再奉敕居守。其冬，以繼母喪歸。十九年召拜刑部尚書。年七十六矣，再辭，不許。次蘇州卒。贈太子太保，謚端肅。

錦始終厲清操，篤信王守仁學，而教人則以躬行為本。守仁從祀孔廟，錦有力焉。始忤

嚴嵩，得重禍。及之官貴州，道嵩裏，見嵩葬路旁，惻然憫之，屬有司護視。後忤居正罷官，居正被籍，復為營救。人以是稱錦長者。

吳時來

吳時來，字惟修，仙居人。嘉靖三十二年進士。授松江推官，攝府事。倭犯境，鄉民攜妻子趨城，時來悉納之。客兵獷悍好剽掠，時來以恩結其長，犯即行法，無嘩者。賊攻城，驟雨，城壞數丈。時來以勁騎扼其沖，急興版築，三日城復完，賊乃棄去。

擢刑科給事中。劾罷兵部尚書許論、宣大總督楊順及巡按御史路楷。皆嚴嵩私人，嵩疾之甚。會將遣使琉球，遂以命時來。三十七年三月，時來抗章劾嵩曰：「頃陛下赫然震怒，逮治僨事邊臣，人心莫不欣快。邊臣朘軍實、饋執政，罪也。執政受其饋，朋奸罔上，獨得無罪哉？嵩輔政二十年，文武遷除，悉出其手。潛令子世蕃出入禁所，批答章奏。世蕃因招權示威，頤指公卿，奴視將帥，筐篚苞苴，輻輳山積，猶無饜足。用所親萬寀為文選郎，方祥為職方郎，每行一事，推一官，必先稟命世蕃而後奏請。陛下但知議出部臣，豈知皆嵩父子私意哉！他不具論。如趙文華、王汝孝、張經、蔡克廉以及楊順、吳嘉會輩，或祈免死，或祈遷官，皆剝民膏以營私利，虛官帑以實權門，陛下已洞見其一二。言官如給事中袁洪愈、張墱，御史萬民英亦嘗屢及之。顧多旁指微諷，無直攻嵩父子者。臣竊謂除惡務本。今邊事不振由於軍困，軍困由官邪，官邪由執政之好貨。若不去嵩父子，陛下雖宵旰憂勞，邊事終不可為也。」

時張翀、董傳策與時來同日劾嵩。而翀及時來皆徐階門生，傳策則階邑子，時來先又官松江，於是嵩疑階主使。密奏三人同日構陷，必有人主之，且時來乃憚琉球之行，借端自脫。帝入其言，遂下三人詔獄，嚴鞫主謀者。三人瀕死不承，第言「此高廟神靈教臣為此言耳。」主獄者乃以三人相為主使讞上。詔皆戍煙瘴，時來得橫州。

隆慶初，召復故官。進工科給事中。條上治河事宜，又薦譚綸、俞大猷、戚繼光宜用之薊鎮，專練邊兵，省諸鎮征調。帝皆從之。撫治鄖陽。僉都御史劉秉仁被劾且調用，時來言秉仁薦太監李芳，無大臣節，秉仁遂坐罷。帝免喪既久，臨朝未嘗發言，時來上保泰九劄，報聞。尋擢順天府丞。

隆慶二年，拜南京右僉都御史提督操江。移巡撫廣東。將行，薦所屬有司至五十九人。給事中光懋等劾其濫舉。會高拱掌吏部，雅不喜時來，貶雲南副使。復為拱門生給事中

韓楫所劾，落職閑住。

萬歷十二年，始起湖廣副使。俄擢左通政，歷吏部左侍郎。十五年拜左都御史。誠意伯劉世延怙惡，數抗朝令，時來劾之，下所司訊治。時來初以直竄，聲振朝端。再遭折挫，沈淪十餘年。晚節不能自堅，委蛇執政間。連為饒伸、薛敷教、王麟趾、史孟麟、趙南星、王繼光所劾，時來亦連乞休歸。未出都，卒。贈太子太保，謚忠恪。尋為禮部郎中於孔兼所論，奪謚。

張翀

張翀，字子儀，柳州人。嘉靖三十二年進士。授刑部主事。疾嚴嵩父子亂政，抗章劾之。其略曰：

竊見大學士嵩貴則極人臣，富則甲天下。子為侍郎，孫為錦衣、中書，賓客滿朝班，親姻盡朱紫。犬馬尚知報主，乃嵩則不然。臣試以邊防、財賦、人才三大政言之。

國家所恃為屏翰者，邊鎮也。自嵩輔政，文武將吏率由賄進。其始不核名實，但通關節，即與除授。其後不論功次，但勤問遺，即被超遷。托名修邊建堡，覆軍者得蔭子，濫殺者得轉官。公肆詆欺，交相販鬻。而祖宗二百年防邊之計盡廢壞矣。

戶部歲發邊餉，本以贍軍。自嵩輔政，朝出度支之門，暮入奸臣之府。輸邊者四，饋嵩者六。臣每過長安街，見嵩門下無非邊鎮使人。未見其父，先饋其子。未見其子，先饋家人。家人嚴年富已逾數十萬，嵩家可知。私藏充溢，半屬軍儲；邊卒凍餒，不保朝夕。而祖宗二百年豢養之軍盡耗弱矣。

邊防既隳。邊儲既虛，使人才足供陛下用，猶不足憂也。自嵩輔政，藐蔑名器，私營囊橐。世蕃以狙獪資，倚父虎狼之勢，招權罔利，獸攫烏鈔。無恥之徒，絡繹奔走，靡然成風，有如狂易。而祖宗二百年培養之人才盡敗壞矣。

夫嵩險足以傾人，詐足以惑世，辨足以亂政，才足以濟奸。附己者加諸膝，異己者墜之淵。箝天下口使不敢言，而其惡日以恣。此忠義之士，所以捻腕憤激，懷深長之憂者也。陛下誠賜斥譴，以快眾憤，則緣邊將士不戰而氣自倍，百司庶府不令而政自新。

書奏，逮下詔獄拷訊，謫戍都勻。

穆宗嗣位，召為吏部主事，再遷大理少卿。隆慶二年春，以右僉都御史巡撫南、贛。所部萬羊山跨湖廣、福建、廣東境，故盜藪，四方商民種藍其間。至是，盜出劫，狆遣守備董龍剿之。龍聲言搜山，諸藍戶大恐。盜因煽之，嘯聚千餘人。兵部令二鎮撫臣協議撫剿之宜，久乃定。南雄劇盜黃朝祖流劫諸縣，轉掠湖廣，勢甚熾。狆討擒之。移撫湖廣。召拜大理卿，進兵部右侍郎。以侍養歸。

萬歷初，起故官，督漕運。召為刑部右侍郎，不拜，連章乞休。卒於家。天啟初，贈兵部尚書，謚忠簡。

董傳策

董傳策，字原漢，松江華亭人。嘉靖二十九年進士。除刑部主事。三十七年抗疏劾大學士嚴嵩，略言：

嵩諂惡誤國，陛下豈不洞燭其奸？特以輔政故，尚為優容，令自省改。而嵩恬不知戒，負恩愈深。居位一日，天下受一日之害。臣竊痛之。

夫邊疆督撫將帥欲得士卒死力，必資財用。今諸邊軍餉歲費百萬，強半賂嵩。遂令軍士饑疲，寇賊深入。此其壞邊防之罪一也。

吏、兵二部持選簿就嵩填註。文選郎萬寀、職方郎方祥甘聽指使，不異卒隸。都門諺語至以「文武管家」目之。此其鬻官爵之罪二也。

侍郎劉伯躍以采木行部，擅斂民財及郡縣贓罪，輦輸嵩家，前後不絕。其他有司破冒攘放，入獻於嵩者更不可數計。嵩家私藏，富於公帑。此其蠹國用之罪三也。

趙文華以罪放逐，嵩沒其囊橐巨萬，而令人護送南還。恐喝州縣，私役民夫，致道路驛騷，公私煩費。此其黨罪人之罪四也。

天下藩臬諸司，歲時問遺，動以千計，勢不得不掊克小民。民財日殫，嵩貲日積。於是水陸舟車載還其鄉，月無虛日。所至要索供億，勢如虎狼。此其騷驛傳之罪五也。

嵩久握重權，灸手而熱。幹進無恥之徒，附亶逐穢，麕集其門。致士風日偷，官箴日喪。此其壞人才之罪六也。

嵩以蔽欺行其專權，生死予奪惟意所為。而世蕃又以無賴之子，竊威助惡。父子肆兇，中外飲憤。有臣如此，非國法可容。臣待罪刑曹，宜詰奸慝。陛下誠不惜嚴氏以謝天下，則臣亦何惜一死以謝權奸！

疏入，下詔獄。謫戍南寧。

穆宗立，召復故官。歷郎中。隆慶五年累遷南京大理卿，進工部右侍郎。萬歷元年就改禮部。言官劾傳策受人賄，免歸。繩下過急，竟為家奴所害。

鄒應龍

鄒應龍，字雲卿，長安人。嘉靖三十五年進士。授行人，擢御史。嚴嵩擅政久，廷臣攻之者輒得禍，相戒莫敢言。而應龍知帝眷已潛移，其子世蕃益貪縱，可攻而去也，乃上疏曰：

工部侍郎嚴世蕃憑藉父權，專利無厭。私擅爵賞，廣致賂遺。使選法敗壞，市道公行。群小競趨，要價轉鉅。刑部主事項治元以萬三千金轉吏部，舉人潘鴻業以二千二百金得知州。夫司屬郡吏賂以千萬，則大而公卿方嶽，又安知紀極？

平時交通贓賄，為之居間者不下百十餘人，而其子錦衣嚴鵠、中書嚴鴻、家人嚴年、幕客中書羅龍文為甚。年尤桀黠，士大夫無恥者至呼為鶴山先生。遇嵩生日，年輒獻萬金為壽。臧獲富侈若是，主人當何如？

嵩父子故籍袁州，乃廣置良田美宅於南京、揚州，無慮數十所，以豪仆嚴冬主之。抑勒侵奪，民怨入骨。外地牟利若是，鄉里又何如？

尤可異者，世蕃喪母，陛下以嵩年高，特留侍養，令鵠扶櫬南還。世蕃乃聚狎客，擁艷姬，恒舞酣歌，人紀滅絕。至鵠之無知，則以祖母喪為奇貨。所至驛騷，要索百故。諸司承奉，郡邑為空。

今天下水旱頻仍，南北多警。而世蕃父子方日事掊克，內外百司莫不竭民脂膏，塞彼溪壑。民安得不貧？國安得不病？天人災變安得不疊至也？臣請斬世蕃首懸之於市，以為人臣兇橫不忠之戒。苟臣一言失實，甘伏顯戮。嵩溺愛惡子，召賂市權，亦宜亟放歸田，用清政本。

帝頗知世蕃居喪淫縱，心惡之。會方士藍道行以扶乩得幸，帝密問輔臣賢否。道行詐為乩語，具言嵩父子弄權狀，帝由是疏嵩而任徐階。及應龍奏入，遂勒嵩致仕，下世蕃等詔獄，擢應龍通政司參議。然帝雖罷嵩，念其贊修玄功，意忽忽不樂，手劄諭階：「嵩已退，其子已伏辜，敢再言者，當並應龍斬之。」應龍深自危，不敢履任，賴階調護始視事。御史張檟巡鹽河東，不知帝指，上疏言：「陛下已顯擢應龍，而王宗茂、趙錦輩首發大奸未召，是曲突者不賞也。」帝大怒，立逮至，杖六十，斥為民。久之，世蕃誅，應龍乃自安。

隆慶初，以副都御史總理江西、江南鹽屯。遷工部右侍郎。鎮守雲南黔國公沐朝弼驕恣，廷議遣大臣有威望者鎮之，乃改應龍兵部侍郎兼右僉都御史巡撫雲南。至則發朝弼罪，朝弼竟被逮。萬歷改元，鐵索箐賊作亂，討平之。已，番人栂豸 發反，合土漢兵進討，斬獲各千餘人。

應龍有才氣，初以劾嚴嵩得名，驟致通顯。及為太常，省牲北郊，東廠太監馮保傳呼至，導者引入，正面熱香，儼若天子。應龍大駭，劾保僭肆，保深銜之。至是，京察自陳，保修郤，令致仕。臨安土官普崇明、崇新兄弟構爭。崇明引廣南儂兵為助，崇新則召交兵。已，交兵退，儂兵尚留，應龍命部將楊守廉往剿。守廉掠村聚，殺人。儂賊乘之，再敗官軍，人以咎應龍。應龍聞罷官，不俟代徑歸。代者王凝欲自以為功，力排應龍。給事中裴應章遂劾應龍僨事。巡按御史郭廷梧雅不善應龍，勘如凝言。應龍遂削籍，卒於家。

十六年，陝西巡撫王璇言應龍歿後，遺田不及數畝，遺址不過數楹，恤典未被，朝野所恨。帝命復應龍官，予祭葬。

張檟

張檟，江西新城人。嘉靖三十八年進士。居臺中，敢言。穆宗初，復官。屢疏抗中官，

嘗劾大學士高拱。拱復入閣掌吏部，標已遷太僕少卿，坐不謹罷歸。萬歷中，累官工部右侍郎。

林潤

林潤，字若雨，莆田人。嘉靖三十五年進士。授臨川知縣。以事之南豐，寇猝至，為畫計卻之。征授南京御史。嚴世蕃置酒召潤，潤談辨風生，世蕃心憚之。既罷，屬客謂之曰：「嚴侍郎謝君，無刺當世事。」潤到官，首論祭酒沈坤擅殺人，置之理。已，劾副都御史鄢懋卿五罪，嚴嵩庇之，不問。伊王典楧不道，數遭論列不悛，潤復糾之。典楧累奏辨，詆潤挾私。部科交章論王抗朝命，脅言官。世蕃納其賄，下詔責讓而已。潤因言宗室繁衍，歲祿不繼，請亟議變通。帝為下所司集議。

會帝用鄒應龍言，戍世蕃雷州，其黨羅龍文尋州。世蕃留家不赴。龍文一詣戍所，即逃還徽州，數往來江西，與世蕃計事。四十三年冬，潤按視江防，廉得其狀，馳疏言：「臣巡視上江，備訪江洋群盜，悉竄入逃軍羅龍文、嚴世蕃家。龍文卜築深山，乘軒衣蟒，有負險不臣之心。而世蕃日夜與龍文誹謗時政，搖惑人心。近假名治第，招集勇士至四千餘人。道路恟懼，鹹謂變且不測。乞早正刑章，以絕禍本。」帝大怒，即詔潤逮捕送京師。世蕃子紹庭官錦衣，聞命亟報世蕃，使詣戍所。方二日，潤已馳至。世蕃猝不及赴，乃械以行，龍文亦從梧州捕至。遂盡按二人諸不法事，二人竟伏誅。

潤尋擢南京通政司參議，歷太常寺少卿。隆慶元年以右僉都御史巡撫應天諸府。屬吏懾其威名，鹹震慄。潤至，則持寬平，多惠政，吏民皆悅服。居三年，卒官。年甫四十。

潤鄉郡興化陷倭，特疏請蠲復三年，發帑金振恤。鄉人德之。喪歸，遮道四十里，為位祭哭凡三日。

贊

贊曰：世宗非庸懦主也。嵩相二十餘年，貪褻盈貫。言者踵至，斥逐罪死，甘之若飴，而不能得君心之一悟。唐德宗言：「人謂盧杞奸邪，朕殊不覺。」各賢其臣，若蹈一轍，可勝嘆哉！世蕃之誅，發於鄒應龍，成於林潤。二人之忠，非過於楊繼盛，其言之切直，非過於沈煉、徐學詩等，而大慈由之授首。蓋惡積滅身，而鄒、林之彈擊適會其時歟！

此清朝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